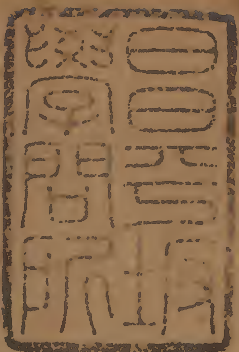


春秋左國公穀分國紀事本末

七



漢書門			
八四二九	六三函	一〇架	一六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八四二九	一六	二七五
號	冊	函

春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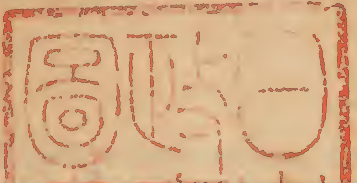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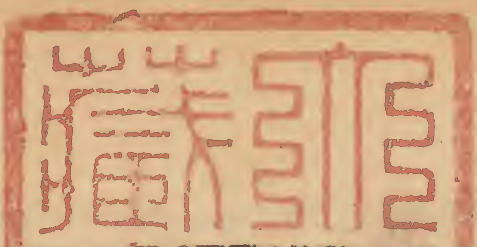
左國公穀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429
冊數	16	(6)
函號	275	19



春秋左國公穀分國紀事本末目次卷七

榕城後學東峯李國華編輯



晉傳上

滅桓莊

傳晉封成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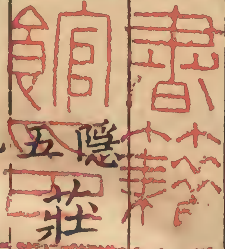
七年滅翼

四年殺游氏

滅虞虢

桓虢仲奔

閔虢敗戎國



隱五年莊伯伐翼

九年虢仲伐史記

五年殺羣公子

莊廿七年晉將伐虢

僖二滅下陽穀公

桓武公伐翼國

莊廿三年桓莊族偪

六年都絳

卅二年神降于莘

桓十虞叔伐虞

春秋左國公穀分國紀事本末

晉卷七

六

二僖 虢敗戎 五年 執虞公 莊廿四年 郭公 新書史記

殺申生夷吾入

元閔 作二軍 五億 殺申生 國四 築蒲屈 國二

二閔 伐臯落 國 里克中立 申生縊

九僖 殺奚齊卓子 國公 夷吾賂秦 國二 年殺里克 公穀

改葬太子 國 年十一 殺平鄭 國二 王錫晉命

三十 晉飢 四十 秦飢 沙鹿崩

五十 戰韓獲 史記國 歸晉侯 七十 質子圍

二十 圍逃歸 三十 惠公卒

重耳出亡反國圖霸

三十 奔狄適齊 國 過曹宋鄭楚 秦召公子

四十 納公子 殺呂卻 赦頭須

歸季隗 晉乘 賞從亡 國 五廿 勤王 國二

圍原 七十 楚圍宋 八十 侵曹伐衛

衛出成公 晉入曹 戰城濮

晉教其民 三罪服民 盟踐土 國

會于温 狩河陽 圍許復曹

國附 晉飢 文公學書 處父傅讜

九 盟翟泉

二 楚請平

重耳卒

晉襄繼霸

卅 僖 晉秦圍鄭

二 杞子告秦

三 敗秦于殽公

二 戰彭衙

四 國伐秦

年 四 晉伐秦

元 文 晉伐衛

處父之禍箕鄭見殺

五 文 處父聘衛國

年 六 殺處父

射姑奔穀

年 八 夷之蒐

年 九 殺先都

殺穀鄭

春秋左國公穀分國紀事本末卷七

晉傳上 滅桓莊 桓二年

榕城李國華編輯

傳

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

以千畝之戰生獲戰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命

子也夫名以制義名以制其宜義以出禮得其宜則禮以體

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

耦曰妃嘉善也怨仇也耦曰仇古之命也古有此言今君命太

子文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况其替乎太子以得

衆名次子嫡庶之名及文侯仇卒昭侯即位始封成師

春秋紀事本末

晉卷七

一

公風堂

于曲沃是為桓叔靖侯之孫欒賓傳之靖侯桓叔高祖師服曰吾聞

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立五

侯諸侯之家卿大夫卿置側室衆子也大夫有貳宗適為小宗次為

貳宗以相輔貳士有隸子弟士卑自以子弟為僕隸庶人工商各有分親

以親疎分別皆有等衰音崔殺也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

今晉甸侯也甸服諸侯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封建曲沃大都

耦國根本先自弱矣成師封十年而晉潘父弒昭侯而納桓叔不

克晉人立孝侯昭侯子惠魯惠公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

翼莊伯桓叔子弒孝侯翼人立其弟郟為鄂侯以拒曲沃

隱公五年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晉舊都王桓使尹氏武

氏助之翼侯郟奔隨六月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虢西

公伐曲沃而立哀侯翼侯子光于翼六年翼九宗五正唐叔始封

授懷宗一姓九族為項父之子嘉父逆翼侯却于隨納

五官長世為晉強家項父之子嘉父逆翼侯却于隨納

諸鄂謂之鄂侯哀侯既在翼不得復入故別居鄂

桓公三年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春武公

莊伯伐翼次于陘庭韓萬御戎梁弘為右逐翼侯于汾

隰驂絰而止夜獲之及欒共叔欒賓子

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欒成曰苟無死吾以子見天子令

春秋已言大夫 晉卷二

子為上卿制晉國之政辭曰成聞之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族類也事之如一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君何以訓矣且君知成之從也知成從死故止之未知其待于曲沃也未知成不死而待于曲沃從君而貳君焉用之遂鬪而死晉人立小子侯哀侯子

七年冬曲沃伯武誘晉小子侯殺之八年春滅翼冬王命虢仲王卿士西虢公林父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

九年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史記莊公十五年曲沃武公伐翼弒晉侯緡盡以其寶器賂王請命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於是武公盡有晉地更號曰晉始居晉都小國故一軍

莊公十三年傳晉桓莊之族偪強盛獻公患之士蔿曰去富子二族之富其本根也強者去之伐則羣公子可謀也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

二十四年傳士蔿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亦桓莊士蔿之族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富子游氏既除桓莊族微可以無患



二十五年傳 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聚

邑城而處之外示優寵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

廿六年傳 春晉士蔿為大司空賞其功夏士蔿城絳以深其宮晉

始都絳

滅虞虢

桓公十年傳 虢仲譖其大夫詹父於王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

夏虢公奔虞

莊公廿六年傳 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廿七年傳晉侯將伐虢

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于我必棄其民無衆而

後伐之欲禦我惟與夫禮樂慈愛戰所蓄也夫民讓事

樂和愛親哀祭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飢數戰妨農

卅二年傳 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

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

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

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若甲

至祭先脾玉用蒼服上青之類祭之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虢請命反曰虢

必亡矣虢而聽于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大祝名應宗

區宗人名區史噐大史名噐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噐曰虢其亡乎

國將興聽于民政順民心將亡聽于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

閔公二年傳春虢公敗犬戎于渭汭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

殃將至矣遂奔晉

國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于西阿公懼

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也入於爾門公拜稽首覺

召史噐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蓍收也西方白虎金正

曰該為天之刑神也刑殺之神天事官成禍福各以公使囚

之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告其族曰衆謂虢亡不久吾

乃今知之君不度入聲而賀大國之襲于已何瘳君不度神意而

賀何損于禍吾聞大國道小國襲焉曰服小國敖大國襲焉

曰誅民疾君之侈也是以遂于逆命今嘉其夢侈必展

也申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民疾其態天又誑之誑惑大

國來誅出令乃逆宗國既卑宗國公族諸侯遠已遠疎也內外

無親其誰云救之吾不恐俟也將行以其族適晉六年

虢乃亡

僖公二年傳虞師晉師滅下陽傳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

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于

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于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于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軫伐鄭三門冀前伐冀亦虞報之故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亦虞報之故今虢爲不道保于逆旅遣人分依客舍聚衆抄掠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

公虞微國也曷爲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爲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其受賂奈何獻公

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與其諸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郭見與虞郭時見于心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公曰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則寶出之內藏藏之外府馬出之內廐繫之外廐爾君何喪焉獻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荀息曰奇知智則知矣雖然虞公

貪而好寶見寶必不從其言請終以往於是終以往虞
 公見寶許諾宮之奇果諫記猶今曰唇亡則齒寒虞郭
 之相救非相為賜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
 君請勿許也虞公不從終假之道以取郭還四年反取
 虞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公曰子
 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
 蓋戲之也夏陽者何郭之邑也曷為不繫于郭國之也
 曷為國之君存焉爾

穀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

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為主乎滅夏陽也夏陽
 者虞虢之塞邑也二國之險塞滅夏陽而虞虢舉矣虞之為
 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
 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
 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息曰此小國之所以
 事大國也此謂璧馬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
 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府而
 置之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
 奇之為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于君達心則其言畧明達

則言舉大要而愚者不悟儒則不能彊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智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之使者辭卑而幣重必不便于虞弗聽奇又諫曰語云唇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

桓公十年傳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

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虞公出奔共池

僖公二年傳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鑿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

其民矣不可以五稔熟也

五年冬晉人執虞公虞公貪賂距諫稱人以執例同無道其民晉滅同姓而修虞祀歸賧貢故無訊晉人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玩一之為甚其可再乎

諺所謂輔車相依輔頰車牙也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



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
太伯不從是以不嗣仲雍支子別封西吳虞其後裔虢仲虢叔王季之
穆也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于盟府將虢是滅何愛
于虞且虞能親于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
以為戮不唯偏乎親以寵偏猶尚害之况以國乎恃寵偏處
尚殺害之况有一國之寵利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
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唯德
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馨
物民不必易物以祭惟德則為有物如是則非德神不和民不享矣神

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
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
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晉侯圍上陽問于卜偃曰吾其
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
辰龍尾尾星也日月之會曰辰日在尾故尾星伏不見均服振振真取虢之旂戎
上下同服旂音齊鶉之賁賁奔天策焯焯敦火中成軍虢公其
奔鶉火星賁賁然見于南方天策傳說星其九月十月
之交乎以憂正推之丙子旦日在尾月是夜日月在策合朔于尾
月行疾故至旦而過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為中十二月丙子朔晉

春秋左傳卷之六十四 晉書 卷之六十四

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于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莊公十四年。郭公。附管。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

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此之言。乃賢君也。何至于亡。父老曰。郭公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

賈誼新書。虢公之出奔也。道渴欲飲。其御進清酒。飢欲食。進暇

脯。梁糗。公喜曰。何給也。御曰。儲之久矣。曰。何故。曰。為君出亡而道。飢渴也。公曰。知寡人亡耶。知之。何以不諫。對

曰。君好諛而惡言。臣願諫。恐先虢亡。公怫然怒。其御謝曰。臣言過。為聞。公又曰。吾之亡者。誠何也。御曰。君弗知耶。君之所以亡者。以大賢也。公曰。賢人所以存也。乃亡何也。對曰。天下之君。皆不肖。疾君之獨賢也。故亡。公喜。據式而歎曰。嗟乎。賢固若是苦耶。遂徒行山中。飢倦。枕御者而卧。御者易以塊而去。公餓死。

史記

晉獻公滅虞。虜虞公。及其大夫百里奚。以為秦穆公夫人。媵于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其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許。使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

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許之。時奚年七十餘。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大說之。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奚讓曰：「臣不及臣之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常游困于齊而乞食。餓質人。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頹欲用臣。蹇叔復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叔又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爵祿。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穆公厚幣迎蹇叔于宋。以為上大夫。」

晉殺申生夷吾入晉

閔公元年

晉獻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蒞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將下軍為卿。卿始有軍行。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太伯。不亦可矣。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

盈數其必有衆以魏封萬從盈數也初畢萬筮仕于晉

遇屯之比屯初九變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屯險難故堅

得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為土坤變車從馬震為車坤為

從馬是居之震為足動而遇坤兄長之震為毋覆之坤為

衆歸之坤為六體不易初一文變有此合而能固安而

能殺公侯之卦也比合屯固以比承屯故合而能固比

殺之象屯初九曰利建下卦為坤土安之象屯下卦為震雷

侯比大象曰親諸侯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萬畢公

五年信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傳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于

齊姜武公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于戎大

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

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

與東關嬖五使言于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

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不威疆場亦無主則

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

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

伐使俱曰狄之廣莫于晉為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公

說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

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

人謂之二五耦

國獻公卜伐驪戎史蘓占之曰勝而不吉公曰何謂也曰

遇兆挾以銜骨齒牙為猾見兆其兆端左右釁折中

也現刺人象讒戎夏交粹北畫外象戎內象諸夏晉夏也粹

交粹是交勝也臣故云且懼有口懽民國移心焉公曰

何口之有雖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興之對曰苟可以

懽其入也必甘受逞快也而不知胡可壅也甘言入耳心以為快何可

止防公不聽遂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為夫

人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滿與史蘓曰飲而無肴夫

驪戎之役女曰勝而不吉故賞女以爵罰女以無肴克

國得妃吉孰大焉史蘓卒爵再拜稽首曰兆有之臣不

敢蔽蔽兆之紀失臣之官有二罪焉何以事君大罰將

及不唯無肴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

何害也其有之備之為瘳差也臣之不信國之福也何敢

惟罰

史蘓飲酒出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戎兵也女禍猶兵

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里

克曰何如史蘓曰昔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而

亡夏紂伐有蕪有蕪以妣已女焉而亡殷幽王伐有褒
 有褒氏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與虢石甫比逐
 太子宜咎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繒人召西戎以
 伐周周於是乎亡今晉寡德而安俘女又增其寵雖當
 三季之王紂幽王不亦可乎且其兆云挾以銜骨齒牙為
 捐我卜伐驪龜往離散以應我兆離散夫若是賊之兆
 也非吾宅也賊敗國家之兆離則有之國分不跨其國
 可謂挾乎言驪姬不據有晉不得其君能銜骨乎姬不
 不能銜骨害人若跨其國而得其君雖逢齒牙以猾其中其誰

云弗從言姬若據晉得志肆諸夏從我非敗而何從政
 者不可以不戒亡無日矣郭偃曰夫三季王之亡也宜
 民之主也縱惑不疚病肆侈不違避流故志而行無所
 不疚無處是以及亡而不獲追鑑前人今晉國之方偏
 侯也偏方其土又小小於大國齊在側雖欲縱惑未獲
 專也專擅大家上鄰國將師保之多而驟數立不其集
 至亡雖驟立不過五矣且夫口三五之門也口以紀三
 故謂是以讒口之亂不過三五三君且夫挾小鯁也可
 以門小戕害人而不能喪國當之者戕焉於晉何害雖謂之



挾而猾以齒牙口弗堪也。骨而猾以齒牙口不能勝喻不能終害其與幾

何。言不晉國懼則甚矣亡猶未也商之衰也其銘有之

曰嗛嗛歉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祇取憂也嗛嗛

之食祿不足狃也貪不能為膏而祇離羅咎也雖驪之

亂其離咎而已其何能服姬雖能亂晉二子亦見殺何能服人吾聞以亂

得聚者聚財非謀不卒時非善謀不能盡一非人不免

難非得人非禮不終年非義不盡齒非德惠不

及世嗣非天命離數今不據其安不可謂能謀

姬之謀不行之以齒牙不可謂得人以齒牙害人廢國

而向已不可謂禮害羣公子不度而迂求不可謂義不

利害而以以寵賈怨不可謂德少族而多敵不可謂

天助德義不行禮義不則棄人失謀天亦不贊吾觀君

夫人也若為亂其猶隸農也雖獲沃田而勤易之沃美

也將弗克享為人而已為他士蒞曰戒莫如豫豫而後

給及夫子戒也

公將黜申生而立奚齊里克平鄭荀息相見里克曰夫

史蘓之言將及矣其若之何息曰吾聞事君者竭力以

役事不聞違命君立臣從何貳之有平鄭曰吾聞事君

春秋紀事本末

晉

卷

七

者從其義不阿其惑也惑則誤民民誤失德是棄民也

民誤失德陷于刑辟是棄之也民之有君以治義也義以生利利以豐

也民也豐厚若之何其民之與處而棄之也必立太子里克

曰我不佞雖不識義亦不阿惑吾其靜也靜默也

烝於武公公稱疾不與烝冬祭也使奚齊涖事猛足言于太

子曰伯氏不出伯氏申生也奚齊在廟子盍圖乎圖所以太

子曰吾聞之羊舌大夫羊舌職父曰事君以敬事父以孝受

命不遷為敬敬順所安為孝棄命不敬守曲沃之命作令不

孝擅發舉以有為又何圖焉且夫聞父之愛而嘉其況有不忠

焉賜也廢人以自成有不貞焉孝敬忠貞君父之所

安也棄安而圖遠于孝矣吾其止也

傳晉侯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訴

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感憂必讎

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

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

寧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

師焉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尫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附補國語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將下軍以伐霍師未出

春秋紀事本末 晉卷七 十五

士薦言于諸大夫曰夫太子君之貳也恭以俟嗣何官
 之有今君分之土而官之是左之也左猶外也吾將諫以觀
 之乃言于公曰夫太子君之貳也而帥下軍無乃不可
 乎公曰下軍上軍之貳也寡人在上申生在下不亦可
 乎對曰下不可以貳上公曰何故對曰貳若體焉體四
 上下左右以相也取也心目用而不倦身之利也上貳代舉
 上手代下足履下貳代履下足履周旋變動以役心目役為故
 更也下足履周旋變動以役心目役為故
 能治事以制百物若下攝上與上攝下揖持也周旋不變
 以違心目其反為物用也何事能治為物用與百故古
物器用無異

之為軍也軍有左右闕從補之左右成而不知是以寡
 敗不知敵不若以下貳上闕而不變敗弗能補也變非
 聲章弗能移也聲金鼓章旌聲章過數則有變有變則
 敵入敵入而凶救敗不暇誰能退敵敵之如志國之憂
 也可以陵小難以征大君其圖之公曰寡人有子而制
 焉非子之憂也對曰夫太子國之棟也棟成乃制之不
 亦危乎公曰輕其所任雖危何害薦出語人曰太子不
 得立矣改其制而不患其難輕其任而不憂其危君有
 異心又焉得立行之克也將以害之克勝也以若其不
得衆害之

春秋經傳集解卷之十一
松屋堂

克因以臯之雖克與否無所避臯與其勤而不入不如
逃之君得其欲太子遠死且有令名為吳太伯不亦可
乎太子聞之曰子輿之為我謀忠矣然吾聞之為人子
者患不從不患無名不從為人臣者患不勤不患無祿
今我不才而得勤與從以戰伐又何必求焉焉得及吳太
伯乎太子遂行克霍而反讒言彌興

公之優曰施通于驪姬教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
生好仁而彊甚寬惠而慈於民皆有所行之行之皆有
今謂君惑於我必亂國夫無乃以國故而行疆于君君

其若之何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夫豈惠其民
而不惠于其父乎姬曰妾亦懼矣吾聞之外人之言曰
為仁與為國不同為仁者愛親之謂仁為國者利國之
謂仁安社稷百姓為利故長民者無親無私眾以為親苟眾利
而百姓和豈能憚君豈憚彼將惡始而美終以晚蓋者
也今夫以君為紂若紂有良子而先喪紂知紂之惡必
無章其惡而厚其敗鈞之死也無必假手于武王而其
世不廢祀至于今吾豈知紂之善否哉君欲弗恤其可
乎若大難至而恤之將何及矣公懼曰若何而可姬曰

春秋經傳集解卷之十一
晉卷之十一
公風堂

君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釋
君且君其圖之自桓叔以來孰能愛親惟無親故能兼
翼公曰爾勿憂吾將圖之

閔公二年傳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太子
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
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
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執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
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
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太子統帥是失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

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捨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
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
以臨民教之以軍旅謂居曲沃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
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
師公衣之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佩之金玦玦如環而不連
飾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謂佩金玦在此行也子
其勉之偏躬無慝分身衣之半非惡意兵要遠災威權在己可以遠害親以
無災又何患焉親謂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
也佩衷之旗也在腰為佩旗為中心故敬其事則命以

春秋經傳集解卷之二十一 卷七 十九 松風堂

始四時之始時出師在十二月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

今命以時卒闕其事也冬十二月闕盡之時衣之龙服遠其躬也

龙雜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闕之龙涼冬

殺衣之龙雜意屬涼薄命以窮冬時為肅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

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于廟受服于社有

常服矣不獲而龙命可知也死而不祭不如逃之宰夷

曰龙奇無常金玦不復剛缺而缺离雖復何為君有心矣先

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阻疑也雖狂夫亦且疑之曰盡敵而反敵

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内讒不如違之違去也狐突欲行羊

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

取乎其死之太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

公曰内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嫡大都耦國亂之本

也周公弗從故及于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

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太子曰不可君之使

我非歡也歡愛也抑欲測吾心也又有甘言焉言之太甘

其中必苦不戰而反我罪滋厚遂敗狄于稷桑反讒言

彌興狐突杜門不出

僖公四年 姬告優施曰君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

春秋紀事本末 晉 卷二十一

申生 奈何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來謂使從已子為我具

特羊之饗凡牲一為特二為牢姬許諾使施飲里克酒中飲施起

舞謂克妻曰主孟啖我大夫妻稱主我教茲暇豫事君

暇閑 乃歌曰暇豫之吾吾音魚不敢自親之貌言克欲

不如鳥鳥人皆集于苑音木已獨集于枯克笑曰何

謂施曰其母為夫人其子為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

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施出里克辟莫不

食而寢辟去莫置也夜半召優施曰曩而言戲乎抑有所聞

之乎曰然君許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里克曰

吾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柄音通復故交與六子交吾不敢

中立其免乎且而里克見平鄭曰優施告我君謀成矣

將立奚齊鄭曰子謂何曰吾對以中立鄭曰惜也不如

曰不信以疏之拒之以不然亦固太子以攜之多為之

故以變其志多設計術以志少疏乃可間也今子曰中

立况益也固其謀彼有成矣難以得間里克曰往言不可

及追也且人中心惟無忌之何可敗也言姬無忌憚之心

也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



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

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

筮數故象在先為長數在後為短

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翰

渝變也翰美也

言專寵之變必將奪公之所美

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

香臭共處猶善惡雜進善

易消惡也

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

奚齊既與中大夫

里克

成謀

中立

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

必速祭之

太子母

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

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

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

杜原款

附檀弓

公子重耳謂之曰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

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然則盍行乎

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

行如之使人

猛

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

也以至于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

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

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縊而死是以為共世子也

傳姬

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年五

春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

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

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狄。六年使賈華伐

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奔狄，曰：盍從吾兄，郤芮曰：後

出同走，罪也。同走嫌于同謀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梁為秦所親幸

秦親吾君。秦穆姬在吾君老矣，子往驪姬懼，必援于秦，以吾

存也。在梁依秦且必告悔，告悔是吾免也。免罪乃之梁，晉是詛

無畜羣公子，盡逐之，而立奚齊，始為令國無公族焉。居

二年，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環玉環還也且以言自解。四年，復為君

國，重耳出亡，及柏谷，卜適齊楚，狐偃曰：無卜焉。夫齊楚道

遠而望大，不可以困往，道遠難通，望大難走。難歸走也困往

多悔。齊楚大望諸侯朝貢我以困往必不見恤困且多悔，不可以走望。望其力也

若以偃之慮，其翟乎？夫翟近晉而不通。不與晉通愚陋而多

怨。多怨于我走之易達，不通可以竄隱。也惡多怨，可以共憂

今若休憂于翟，以觀晉國，且以監諸侯之為，其無不成

乃遂之翟。

九年九月甲子，晉侯詭諸卒。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晉獻公卒，里克平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

申生重耳夷吾之黨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

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

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
 何謂忠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
 無猜貞也往謂死者獻公也居謂生者奚齊也耦兩也送死事生而無疑恨及里克將
 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
 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
 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
 之欲善謂克欲盡忠申生重耳等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
 乎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君未葬奚齊未成君故稱子齊受命繼位無罪故里克稱名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

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
 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
 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

十年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事在往年書今春從赴也

公傳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粱而還討晉亂也
 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
 皆累也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則此何以書賢
 也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其不食其言奈
 何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傳焉驪姬者國色也獻

公愛之甚欲立其子于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傳
 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對曰
 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
 齊立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
 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常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
 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
 退弒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弒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
 謂不食其言矣

國既殺奚齊卓子里克平鄭使屠岸夷告重耳于翟曰國

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重耳告舅犯
 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樹木始本根也始不固本終必槁落夫
 長國者唯知哀喜怒哀之節是以導民不哀喪而求國難
 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喪以喪為樂樂喪必哀生因
 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
 易反何以導民民不我導誰長不我導不從我訓長君之也重耳出
 見使者曰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洒掃之臣
 死又不敢泣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夫固國者在
 親衆而善鄰在因民而順之民所愛而立之為順民苟衆所利鄰

國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

傳

晉卻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芮祖曰人實有國我何

愛焉言國非已有何入而能民土于何有從之齊隰朋

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伯謂卻芮曰公子誰恃對曰

亡人無黨有黨必有雖無黨無仇言其易夷吾弱不好

弄弱幼弄能闔不過有節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

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法定國詩曰不

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為

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不識知則無好惡今其

言多忌克猜疑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

也多忌適足自害不能

國

呂甥卻稱使蒲城午告夷吾于梁曰子厚賂秦人以求

入吾主子為內夷吾告卻芮芮曰子勉之國亂民擾大

夫無常無常不可失也非亂何入非危何安子盍盡國

以賂外內既入而後圖聚聚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

許諾呂甥出告大夫曰晉國無主民各有心久則恐諸

侯之謀徑召君于外也盍請君于秦乎大夫許諾使梁

由靡告秦穆公曰天降禍于晉國讒言繁興延及寡君

使寡君之紹續昆裔隱悼播越託在草莽未有所依隱憂
悼懼播散 又重之以寡君之不祿喪亂並臻以君之靈憂
越速也
鬼神降衷罪人 姬驪克伏其辜羣臣莫敢寧處將待君命
若惠顧杜稷不忘先君之好辱收其逋遷裔胄而建
立之以主其祭祀且鎮撫其國家及其民人雖四鄰諸
侯之聞之也其誰不做懼于君之威而欣喜于君之德
終君之重愛受君之重况而羣臣受其大德晉國其誰
非君之羣隸臣也穆公許諾

國語檀合參

秦使公子繫弔公子重耳於狄曰寡君使繫弔公

子之憂又重之以喪寡君聞之得國恒于斯失國恒于
斯雖吾子儼然在衰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
失也公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不可喪人無寶仁
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
之孺子其辭焉重耳出見使者曰君惠弔亡臣重耳又
重有命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于哭泣之哀以為君憂
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
起起而不私繫退弔夷吾于梁如弔重耳之命夷吾告
卻芮曰秦人勤我矣卻芮曰公子勉之亡人無狷潔狷

潔不行大事重賂配德配人人實有我以徼幸不亦可

乎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于公子

繫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嬖

大夫平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君苟輔

我入掃除宗廟定社稷亡人何國之與有君實有郡縣

且入河外列城五豈謂君無有亦為君之東游津梁之

上無有難急也非為君無有若此地者亡人之所懷挾

嬰瓌裹以望君之塵垢者嬰馬纓黃金四十鎰白玉之

珩六雙珩佩上飾也不敢當公子請納之左右公子繫

似馨而小

反致命穆公致命復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稽

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

遠利也公子繫曰君之言過矣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

置仁不亦可乎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名于天下則不如

置不仁以滑也亂其中且可以進退臣聞之仁有置武有

置仁置德武置服仁置有德於是先置公子夷吾是為

惠公

晉殺其大夫里克奚齊者先君所命卓稱君已免喪嗣位

傳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

克以說自解說非篡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平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

公里克弒二君則曷為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然則孰立惠公里克也里克弒奚齊卓子逆惠公而入里克立惠公則惠公曷為殺之惠公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為爾君者不亦病乎于是殺之然則曷為不言惠公之入晉之不言出入者踊豫也齊人為

文公諱也齊小白入于齊則曷為不為桓公諱桓公之享國也長美見于天下故不為之諱本惡也文公之享國也短美未見乎天下故為之諱本惡也

穀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弒二君與一大夫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其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為弒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其為重耳弒奈何晉獻公伐虢得麗姬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曰奚齊稚曰卓子麗姬欲為亂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若畏胡不使

大夫將衛士而衛冢乎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于世子則世子可公語世子世子曰敬諾築宮宮成姬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飢世子之宮已成則何為不使祠也世子祠致福于君君田姬以醢為酒藥脯以毒公田來姬曰世子祠致福于君君將食姬曰食自外來不可不試也覆酒于地而地實以脯與大犬死麗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于為君君喟然歎曰吾與女未有過切言父子未有過差切急是何與我之深也使謂世子曰爾其圖之里克謂世子曰入自明

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若此而入自明明則麗姬必死姬死則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為寄矣刎脰而死故里克所為弑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

傳

晉侯改葬共太子秋狐突適下國曲沃新城遇太子犬子使

登僕告之曰夷吾無禮烝于費君余得請于帝矣將以晉畀

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

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遂不見及
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也於韓

國惠公即位出共世子而改葬之臭達于外國人誦之曰

貞之無報也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貞為不聽信為不

誠國斯無刑媮居幸生不更厥貞大命其傾威兮懷兮

畏惠公思各聚爾有以待所歸兮猗兮違兮心之哀兮

重耳也猗歎違去也言民欲去此故心哀之歲之二七其靡有微兮靡無微滅也

若翟公子吾是之依兮鎮撫國家為王妃配兮言當霸

偶王妃郭偃曰甚哉善之難也君改葬共君以為榮也而

惡滋章夫人美于中必播于外而越于民民實戴之惡

亦如之故行不可不慎也必或知之十四年君之冢嗣

其替乎其數告于民矣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于民

矣若入必伯諸侯以見天子其光耿于民矣數言之紀

也魄意之術也光明之耀也絕言以叙之述意以導之

明耀以照之不至何待欲先導者行乎先導謂重耳導引者可行也

將至矣

傳平鄭之如秦也言于秦伯曰呂甥卻稱卻芮實為不從

若重問以召之不從不與秦賂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賤

春秋紀事本末 晉卷之 廿一 公風堂

不濟矣冬秦伯使冷至報問也且召三子卻芮曰幣重

而言甘誘我也遂殺平鄭祁舉及七輿大夫侯伯七命副車七乘

故有七輿大夫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驪音佳音端音繫虎持官

山祁皆里平之黨也平豹奔秦子鄭言于秦伯曰晉侯

背大主秦穆而忌小怨里民弗與也伐之必出出奔公曰失

衆焉能殺殺里平之黨違禍誰能出君豹避禍在外誰能逐出其君

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以私怨謀亂國書名罪之書春從告

傳春晉侯使以平鄭之亂來告釋經書在今年

國惠公入而背外內之賂輿人誦之曰佞之見佞佞謂里平受賂

納惠公而果喪其田詐之見詐果喪其賂此謂秦立惠而惠背之

得國而狃終逢其咎狃恃也喪田不懲禍亂其興謂里平謀納重

耳而見殺既里平死禍公隕于韓郭偃曰善哉夫衆口禍福

之門也衆口指輿人之誦是以君子省衆而動監戒而謀謀度

而行監衆口以為戒故無不濟內謀外度考省不倦日

考而習戒備畢矣日日考省習而行之戒備之道畢矣

國惠公既殺里克既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我社稷

之鎮郭偃聞之曰不謀而諫者冀芮也不先為君謀而諫殺里克

圖而殺者君也不與人謀而殺里克不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不

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不

祥不忠受君之罰不祥罹天之禍受君之罰死戮死且有辱

罹天之禍無後志道者勿忘

此勿忘

將及矣及文公入秦

陳尸曰施

傳

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

王褒王諸侯即位天子賜之命圭為瑞

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于

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與

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十三年傳

冬晉荐飢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

公孫枝

與諸乎對

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

焉無衆必敗謂百里名與之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

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平豹請伐晉公曰其君是

惡其民何罪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名之曰

汎舟之役

十四年傳

冬秦飢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

災不仁貪愛不祥

貪惜已物不以分災

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

守國虢射曰弗予賂地而予之糴皮之不存毛將安傅

慶鄭曰不可已賴

也

其地而又愛其實

穀也

棄信背鄰患

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

事理必然

虢射曰無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襄公二十一年

捐于怨而厚於寇豕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讎之况怨敵乎近親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傳晉地也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

亡國國主山川崩

十五年十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得大夫曰獲貶

絕晉侯下從衆臣之例此晉秦兵交始于韓終于十三國之伐

傳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獻公次且曰盡納羣公

子晉侯悉于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

許賂中大夫國內執政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

城五東盡虢畧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予晉飢

秦輸之粟秦飢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

涉河侯車敗言是卦主秦師涉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

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巽下曰千乘三去去敗三去之

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於周易利涉大川往有功也亦秦勝晉之卦此

占狐蠱乃卜筮書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內卦為貞外

雜詞其象未聞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周九月

象艮山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之七月孟秋也山木之實為

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晉卷七 十四 公風堂

若何君深其怨能淺其寇乎二句出國語公曰不孫卜右慶

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為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

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

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

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臨戎畏懼變其常度將與人易心而不如人意亂氣狡

憤陰血周作張脉債與外疆中乾狡疾債動也氣憤于外血必周身而作隨

氣張動外有強形而內寔乾竭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

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于我鬪士倍我

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飢食其粟三施而

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四一

夫不可狃狃狎也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

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

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位也猶吾憂也苟列

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言必也壬戌我于

韓原晉戎馬還濟而止海泥也還便旋也公號慶鄭慶鄭曰復

諫違卜固敗是求何我之載鄭之車不足以辱君避也

二句國語梁由靡御韓簡虢射音亦為右輅近秦伯將止之鄭

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經書十一月從赴

史記

韓之役晉君棄其軍與秦爭利還而馬驚穆公與麾下
 馳追之不得反為所圍晉擊穆公傷于是岐下食善馬
 者三百人馳冒晉軍晉軍解圍遂脫穆公而反生得晉
 侯初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人吏
 逐得欲法之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者
 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
 願從從而見穆公窘亦皆推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
 傳秦獲晉侯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披髮下垂拔草穆
 公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

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
 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下敢在下風踐
 也言為晉君厭息厭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瑩弘與女
 此夢不敢至已甚古之官閉者皆居之臺以抗絕之
 簡璧登臺而履薪焉姬為惠告罪故登臺荐薪者上下
 乃得通也使以免問服衰經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
 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
 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亦所以抗
 外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厚獲既而喪歸
 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何有猶且晉人戚憂以重我反



拔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以下接
國公子繫曰殺之利逐之恐構諸侯以歸則國家多慝復之則君臣合作恐為君憂反國自修為秦仇敵不若殺之公孫枝曰不可恥大國之士于中原又殺其君以重之子思報父之仇臣思報君之讎雖微秦國天下孰不患天下諸侯有害人君父者孰不患疾公子繫曰豈徒殺之吾將以公子重耳代之晉君之無道莫不聞公于重耳之仁莫不知戰勝大國武也殺無道而立有道仁也勝無後害知也公孫枝曰

取一國之士又曰余納有道以臨汝無乃不可乎雖立有道
君父之恥未刷若不可必為諸侯笑戰而笑諸侯不可謂武殺其弟而立其兄兄德我而忘其親不可謂仁若勿忘是再施而不遂也不可謂知君曰然則若何公孫枝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祿以成惡乃許晉平

傳初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兌下之睽兌下離上史蕪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刳羊刳音亦無益方也女承筐亦無貺也震長男故稱士兌為羊刳羊士之我上六與六三應而兩陰無應故為刳羊無

春秋已事本末 晉卷二 十一

血不足供祭也離為中女為大腹故稱筐女戚承筐篚
 中虛又上九為卦之極上無所承俱為虛筐之象無
 也賜西鄰責言不可償也兌西友為口舌從震是口舌
 言不可歸妹之睽猶無相也歸動將嫁女于西而卦有責
 報償亦離之震震為雷離為雷故為雷為火為羸敗姬
 火動熾而害其母女車脫其輓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
 嫁反害其家之象車脫其輓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
 于宗丘輓車下縛也丘邑也震為車為火為火六爻在
 失車火之用車敗旗焚故不利行師歸妹睽孤寇張之
 火還害母故敗不出國近在宗邑歸妹睽孤寇張之
 孤此睽上九爻辭也處睽之極曰孤姪其從姑震木離
 木生離為震姪於火為姑謂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
 姪者我謂之姑謂子圍質秦

傳
 晉侯使卻乞歸告呂甥且召之呂甥教之言曰朝國人

棄其家明年其死于高粱之虛惠公死之明年又公入
 用周易則其象可推非此則占者或臨時取象或取于
 氣或取時日王相以成占若盡附會以爻象則構虛而
 不經此蓋畧言其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蘓之言
 歸趣已他皆放此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
 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以象示凡方功又弓之兆
 少之數皆數也天地細縵萬物化醇故生而後有象男
 女構精萬物化生故象而後滋生衆一生二二生三三
 生萬物故滋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蘓是占勿從何
 而後有數益先君所行當喪敗及今言之
 益可一二數乎雖從不能損禍

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圍也

貳代也 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爰易也易公田之應入者以賞衆即上君命賞也

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

衆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征賦也繕治也 諸侯聞之

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

有益乎衆悅晉於是乎作州兵因此又使州長各繕甲兵

傳 十月晉陰飴甥即呂甥食采于陰 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

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

繕以立圍也曰必報讐寧事夷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

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

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怒公以怒

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三施不報 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

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

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

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

僎饋七牢焉札享諸侯用七牢牛羊豕各一為一牢

參傳 十一月秦人歸晉侯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

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

入丁丑晉侯歸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飢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冀而取之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即河外列城五

十七年傳 夏晉太子圉為質于秦秦歸河東而妻之

廿二年傳 晉太子圉為質于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

曰子晉太子也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安也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

二十三年傳 九月晉惠公卒經在明年從赴懷公命無從亡人期也約期

而不至無赦期期上如字下音基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

弗忍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

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

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

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

命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康誥有之乃大明服已

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

其何後之有

平衛
二十三年六月

重耳出亡反國圖霸

廿三年傳重耳之奔狄也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犢司空胥臣

及狐毛賈佗介之推狄人伐廩墻咎如獲其二女叔

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

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

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

國文公在翟十二年魯僖五年歲在大火奔狄至十六年歲在壽星狐偃曰日吾

來此也非以狄為榮也樂可以成事也反國吾曰奔而易

達困而有資休以擇利可以戾也休息戾定也今戾久矣戾

久將底也。止也。底著滯淫。著附滯廢淫久也。誰能與之。盍速行乎。吾

不適齊楚。避其遠也。蓄力一紀。可以遠矣。齊侯桓長也。

矣。管仲沒矣。多讒在側。易牙豎刁之屬。謀而無正。衷而思始。道中

思其初時。夫必追擇前言。求善以終。前言管仲忠善之言。厭邇逐遠。

人入服。不為郵矣。逐求郵也。會其季年。未可也。茲可以親

皆以為然。乃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時邢狄伐衛。故不能禮。出于

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

天賜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此二句出國語下文全。天事必象。必

先。十有二年。必獲此土。天以命矣。命告也。謂野人奉塊。復于壽星

必獲諸侯。得塊之歲。歲星在壽星。僖十六年也。至僖廿八年歲復在壽星。天之道也。稽

首受而載之。下文左國節。

傳公子適齊。桓公妻以宗女。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桓公

卒。孝公即位。諸侯畔齊。子犯知齊之不可以動。謂求反國也。

而知公子之安齊有終焉之志也。將行謀于桑下。蠶妾

在焉。以告姜氏。姜氏殺之。恐孝公怒其去。故殺妾以滅口。謂公子曰。子

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

也。懷與安實。敗名弗聽。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

國及曹。曹共公亦不禮焉。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

之駢合脅肋也腋下一助骨合比若一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賢人

也其從者皆國相也以相一人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

志于諸侯得志于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

貳焉乃饋盤飧孫熟食也寘璧焉藏璧公子受飧反璧負羈

言于曹伯曰臣聞之愛親明賢政之幹也禮賓矜窮禮

之宗也禮以紀政國之常也紀理也失常不立君所知也

國君無親國以為親君以國相親先君叔振出自文王晉祖

唐叔出自武王文武之功實建諸姬故二王之嗣世不

廢親今吾棄之是不愛親也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也奔

卿材三人從之可謂賢矣而君蔑之是不明賢也晉公

子之亡不可不憐也比之賓客不可不禮也失此二者

是不禮賓不憐窮也守天之聚將施于宜宜而不施聚

必有闕玉帛酒食猶糞土也愛糞土以毀三常政之幹禮之宗

國之常為三失位而闕聚是之不難去無乃不可乎弗聽

國公子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固言于襄公曰晉公子

亡長幼矣自幼而長而好善不厭父事孤偃師事趙衰而長

事賈它偃惠以有謀衰文以忠貞它多識以恭敬三人

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則咨焉成幼自幼至成人而

春秋紀事本末

卷之四十三

禮記

不倦殆有禮矣樹于有禮必有艾艾報也商頌曰湯降不
遲聖敬日躋降下躋升也言湯尊賢降下甚疾故敬日升聞降有禮之謂也襄
公從之贈以馬二十乘

傳

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
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

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同姓配合其美

先盡子孫必不蕃狐姬裔本唐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
叔與晉同祖而蕃盛至于今日

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狐偃趙衰

他賈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况天之所啓乎弗

左國

合恭 公子如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九獻土公之享

禮庭實庭中之陳也 公子欲辭子犯曰天命也君其饗之七人而

國薦之以國君之禮薦進非敵敵而君設之非天誰啓之心既

享楚子問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

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

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

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舍三十里

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

殺之曰弗殺而反晉國必懼楚師王曰不可楚師之懼

春秋紀事本末

晉

白

九

我不脩也德不修我之不德殺之何為天之胙楚誰能懼之楚不可胙冀州之士其無令君乎且晉公子廣而儉志廣而敏而有文敏達有文章文而有禮雖文華而約之以禮約而不辭辭在固約而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力勤詞不詭屈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容盡忠而加以寬三材傳之天胙之矣晉侯惠公無親外內外如秦國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

左國合秦

秦秦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奉捧匭沃盥既而揮之禮婚

嫡入室媵妾供嬴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奉匭供盥以賤使之

公子懼降服而囚微去上服自囚聽命秦伯見公子曰寡人之適

適如此為才子圉之原備嬪嬙焉欲以成婚而懼離懼離

其惡名懼以子圉被惡名不敢用昏姻正禮不敢以禮致之歡愛之故也

公子有辱寡人之罪唯命是聽進退此女唯命公子欲辭胥臣

曰同姓為兄弟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為己姓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

彤魚氏之甥也二人同德故俱為己姓青陽金天氏少昊方雷西陵氏之姓彤魚國名黃帝娶

西陵氏子曰纍祖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為十二姓凡

黃帝之子二十五宗繼別為大宗別子其得姓者十四

人為十二姓以德居官而賜之姓二人姬酉初已滕歲

任荀僖姑嬛音旋依是也唯青陽與倉林氏同于黃帝故

皆為姬姓德與黃帝同同德之難也如是昔少典黃炎之先取于

有嬌氏生黃帝炎帝神農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

姬姜水名所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二帝用

生長以成功濟當為擠滅也傳曰異姓則

師以相濟也黃帝戰于阪泉是也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重耳

之勇近而有屬同姓則同德同心則同志相及相嫁取也

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褻瀆則生怨怨亂

毓生也災災毓滅姓是故取妻避其同姓畏亂災也故異

德合姓同德合義合姓二姓為婚義以道利義則利以

阜厚也姓姓利相更續也成而不遷離散乃能攝固保其土房

扞持房今子與子圍道路之人也取其所棄以濟大事

不亦可乎同姓為兄弟謂同父生同德且姓同惠公重

謂子犯曰何如對曰將奪其國何有于妻唯秦所命從

也謂趙衰衰曰志有之將有請于人必先有入焉欲人

之愛已也必先愛人欲人之從已也必先從人今將婚

媾以從秦猶懼其未可也又何疑焉乃歸女而納幣且
 逆之納幣更成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
 請使衰從秦伯賦采菽小雅王賜諸侯命服之樂取子
 餘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辭子餘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
 重耳重耳敢有安志公子賦黍苗美召伯述子餘曰重
 耳之仰君也如黍苗之仰陰雨也若君實廕庇膏澤之
 使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秦伯曰是子將有之豈
 在寡人公于賦河水義取朝宗于海喻當朝秦公賦六月小雅道吉
 喻公子反晉必能匡王國趙衰曰重耳拜賜曰君稱所以佐天子匡

王國者命重耳重耳敢不從德

廿四年傳

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及河子犯以璧
 授公子曰臣負羈縲從君巡于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猶
 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
 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白衰晉
 人懼懷公奔高梁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呂卻帥師拒公子
 秦伯使公子繫如師師退次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晉大
 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
 于武宮晉祖戊申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

晉侯夷吾卒

傳係前年九月經係文公定位而後告未同盟而赴以名

傳

呂卻畏偪將焚公宮而弒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

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

以田渭濱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

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

入也其知之矣

知為君之道

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

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

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

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三

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卻芮不

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

秦伯送衛于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

新有呂卻之難國未輯睦故以兵衛

之諸門戶僕隸之事皆秦卒共為之紀綱

傳

初文公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

求納之納公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

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

沐則低頭而心反覆心主謀畫心覆則圖謀亦反覆

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

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

春秋紀事本末 卷之四十九 晉 公風

以下頭湏曰君反國國之生不自安也君寧棄國之半
國語 乎其寧有全晉乎公曰何謂也對曰得罪於君者莫大
於頭湏矣君請赦湏顯之以為右如湏之罪重也君猶
赦之况輕于湏者乎公曰聞命矣明日出行國使為右

晉國皆安右車

傳 狄人歸季隗于晉而未歸叔隗文公妻趙衰以女生原

同屏括樓嬰原屏樓趙姬請逆盾與其母母即子餘辭

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

為才固請于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

內子而已下之卿大夫嫡妻為內子

附晉公返國及河令棄捐籩豆茵蓆顏色黧黑手足胼胝

者在後舅犯嘆曰籩豆所以食也茵蓆所以卧也而君

捐之黧色胼胝所以執勞苦有功者而君後之今至於

國臣在所蔽之中矣請由此亡公止而誓諸河介之推

笑曰天實開公子子犯以為己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

也

傳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

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

春秋紀事本末 晉 卷之四十九 公風

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已力
 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已力
 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貪天之功罪也下反以為立君之義貪天之功奸也上反以推
 立君上下相蒙欺也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
 之賞也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尤過也且出怨言不食其食
 怨言謂上下相蒙等語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
 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子偕
 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為之田曰以志吾
 過且旌善人田以供祀介推記其忘善之過

國文公既定位屬百官賦職任功屬會賦授也授賤事任有功也棄責同債
 薄歛施舍施德舍禁分寡分貧救乏振滯匡困資無輕關易治
 道通商寬眾茂穡勸分省用足財利器明德以厚民性
 性利器用舉善受能官方定物立官常正名育類正上
 位明德教昭舊族舊臣有功愛親戚明賢良明顯尊貴寵
 尊善類賞功勞事耆老禮賓旅友故舊為公胥籍狐箕樂卻
 相先羊舌董韓實掌近官十一族晉舊姓諸姬之良掌
 其中官內異姓之能掌其遠官近官朝廷者公食負大夫食邑士
 食田受公庶人食力工商食官商官賈也周禮府藏皆有賈夫以知物賈食官

官廩之即周士臣卑：臣與：臣隸官宰食

禮之稍食官宰家臣也加政平民阜財用不匱

加大夫之家田也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

如勤王勤納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

諸侯今為可矣全傳已

襄王避昭叔叔之難居于鄭地地使來告難亦使告

于秦子犯曰民親而未知義也親：君也未知君盍納

王以教之義尊上若不納秦將納之則失周矣失所以

何以求諸侯無以為不能修身而又不能宗尊人人將

焉依繼文之業定武之功啓土安疆于是乎在矣君其

務之公說乃行賂于草中之戎與麗土之翟以求東道

公以右軍取昭叔于溫殺之左師逆王入于成周遂定

之于郊王賜公南陽陽樊溫原州陘絺鉏櫟茅之田

國陽人不服公圍之將殘其民倉葛呼曰君補王闕以順

禮也補王失位之闕陽人未狎君德而未敢承命君將

殘之無乃非禮乎陽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師旅嗣

遺法樊仲之官守焉仲山甫食其非官守則皆王之父

兄甥舅也君定王室而殘其姻族民將焉放依敢私布

之于吏公曰君子也乃出陽民國語請隧已見周傳

傳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間曰原

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實也民之所庇也

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

貫于冀晉侯問原守于寺人勃鞞寺人披對曰昔趙衰以

壺飧孫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為原大夫狐漆狐毛子

為温大夫國語

廿七年傳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

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

昏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

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

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

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言觀其志功考

其事庸報其芳賦猶取也庸功也君其試之乃使卻縠將中軍卻漆佐

之使狐偃將上軍讓于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于

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犇

為右

廿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自此至踐土凡五書晉侯文始圖霸經于晉以霸也

傳

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從汲郡南渡出

衛南侵曹伐衛無鐘鼓曰正月戊申取五鹿

二月卻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以下軍

故晉侯齊侯盟于欵前年楚申公戌穀齊衛侯請盟

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

衛成公出居于襄牛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楚人救衛傳入魯晉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界宋人執當歸京師晉欲怒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攻曹城門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

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于墓將發師遷焉曹人兇懼為

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遂入曹數之以

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無德居

故責其功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犇顛

頡怒曰勞之不圖報于何有從亡勞若尚不圖謀何藝

僖負羈氏魏犇傷于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

之病將殺之魏犇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

言不以病距躍三百曲踊三百百猶勵也蓋距地越物

故自安寧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為戎

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

絕告楚不許不救宋則與晉絕我欲戰矣齊秦未可未肯助晉若之

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

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齊秦怒頑

楚能無戰乎公說執曹共公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

敗績大崩曰敗績楚殺其大夫得臣違君命以取敗稱名以殺罪之

傳楚子救衛不克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廿六年申

叔成穀廿七年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圍宋今撤圍去

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

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得臣弗聽使鬪椒

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猶塞也讒慝之口若為賈之

言不過三百乘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

從之楚有左右廣唯右廣及太子宮甲與得臣宗人六百人從之若敖得臣祖也使宛春告

于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

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一謂釋宋二謂復曹衛言可伐其罪

勿失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

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

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
 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
 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于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
 絕于楚子玉怒從晉師舍宋從晉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
 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
 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避之所以報也背惠
 食言以亢其讎亢當也我曲楚直其眾素飽不可謂老我
 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
 三舍楚眾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

歸父崔天秦小子慙次于城濮楚師背鄴奚而舍據險也

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患其據險聽眾情畏怯曰原田每每舍其

舊而新是謀喻晉師之盛若草每然公疑焉子犯曰

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晉外河內

山公曰若楚惠何欒枝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

而忘大耻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盥

其腦盥唳也夢伏已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

且柔之矣晉侯上向為得天楚子向子玉使鬪勃請戰

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

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軍七百乘共五千人韞鞅鞅在背曰韞胸曰鞅腹曰鞅後曰鞅言駕乘修備晉侯登有莘之墟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少前長後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已巳晉師陳於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旆大旗稍却以誘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

遁曳柴起塵詐為眾走楚師馳之原軫卻縠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乃還國語全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無義則苟生易至于逃散於是乎出定襄王以示事君之義入務利民民懷生矣民懷生安居知生之可樂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宣明也未明于見用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貿易資財者不詐以求多明定其辭不二價也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

春秋經傳集解 晉 卷之五十五 楊原堂

順少長作執秩以正其官執秩主爵秩者民聽不惑而後用之民知義信禮則聽命而不疑惑出穀戍釋宋圍楚使去穀去宋一戰而霸文之教也以文德教民

左晉侯之入曹也顛頡不用命而藝僖負羈氏殺之以徇

于師城濮之戰晉中軍風於澤牛馬牝牡相誘曰風亡大旆之左

旃大旆旗名通帛曰旃祁瞞姦命掌此二事而不修殺之以徇于諸侯師

還濟河舟之僑先歸為戎右棄士會攝右士為孫七月振

旅愷以入于晉入曰振旅整行列也長前少後殿師之義也軍樂曰愷師有功愷歌入國獻于社獻俘授馘飲至大賞授數也數徵會討貳徵名諸侯所截耳馘

殺舟之僑以徇于國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昭宋公成蔡侯莊鄭伯文衛子

叔莒子紀盟于踐土陳侯如會陳從楚楚敗懼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

公朝于王所王在踐土故曰王所書朝王始此先朝而後盟是以天子與斯盟書盟而後朝經不以天子與斯盟

之辭也甲午師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王聞戰勝往鄉屬也

之三月城濮役之前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

使子人氏九名行成于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

春秋紀事本末

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馬介百乘四馬被甲

徒兵千步卒鄭伯傅相王用平禮也用平王享晉文侯之禮巳酉王

享醴命晉侯宥既享又命晉侯助以束帛以將厚意焉王命尹氏及王子

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以策書命為伯周禮九命作伯三官命之

以寵賜之大輅金輅祭服驚戎輅之服兵車所乘

形弓一彤矢百玃弓矢千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拒鬯一卣黍鬯

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伯始受此賜曰王謂叔父敬服王

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

出入三覲出入猶去來也從來至去凡三見王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踐王行宮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其立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

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諸侯七命上冕服七章

卿逆于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牛羊豕為一牢

設庭燎設大燭及期命于武宮受王命于武公廟設桑主布几

筵設獻公主禮葬而虞練主用栗虞主用桑天子于是

故設主明以子繼父太宰涖之晉侯端委以入貌士服

也子未受爵 命服士服 太宰以王命命冕服冕大冠 內史贊之三

命而後即冕服王三命文公 既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

伯之禮而加之以宴好賔致餐饗饗食贈賄郊餞之禮

而又加內史興歸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

逆王命敬奉禮義成逆于境郊勞為敬 敬王命順之道

也成禮義德之則也則德以道諸侯諸侯必歸之道訓

且禮所以觀忠信仁義也能禮則四 忠所以分也中則

仁所以行也仁行則 信所以守也信守則 義所以節也

制事忠分則均仁行則報信守則固義節則度得其分

均無怨行報無匱守固不偷節度不攜若民不怨而財

不匱令不偷而動不攜其何事不濟中能應外忠也施

三讓服義服得其宜 守禮不淫信也行禮不疚義也臣

入晉境四者不失臣故曰晉侯其能禮矣王其善之樹

于有禮艾報也 人必豐王從之使于晉者道相逮也逮及

及惠后之難王出在鄭晉侯納之襄王十六年立晉文

公二十一年以諸侯朝于衡雍且獻楚捷遂為踐土之

盟於是乎始霸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侯莒子邾人秦人于

溫傳討不服也許討衛

天王狩于河陽晉實召王為其辭逆而意順故經以王狩為辭晉侯召王以諸侯見先狩而後會也

春秋先書會后書狩者書狩而後會是以天子與斯會也先書會后書狩不以天子與斯會之詞也壬申

公朝于王所傳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

晉侯大合諸侯尊事天子自嫌强大不敢朝周仲尼曰

喻王出狩因得盡羣臣之禮皆譎而不正之事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

諸侯遂圍許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傳諸侯圍

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懦貨筮史使以曹為解齊

桓公為會而封異姓邢公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

之昭也先君康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

也與衛偕命私許復之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

也同不禮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

國晉國飢公問箕鄭曰救荒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

信于君心不以愛信于名百官尊信于令信于事使民

得其公曰然則若何對曰信于君心則美惡不踰越信

于名則上下不干信于令則時無廢功不奪其時信于

事則民從事有業業猶次也於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

出如入何匱之有公使為箕

文公學讀書於臼季臣三日曰吾不能行也咫咫尺聞

則多矣對曰然則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乎愈于不學

文公問于郭偃曰始也吾以國為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為

易其難也將至矣

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使處父傳謹公也而教誨之其

能善之乎對曰是在謹也蘧篠不可使俛戚施不可使

仰僬僥不可使舉僬僥長三尺侏儒不可使援侏儒位人

瘖不可使言聾瞶不可使聽僮無昏不可使謀質將善

而賢良贊之則濟可矣也若有違質教將不入其何善

之為昔者太任娠文王不變不變動也小濇音駘小于豕牢

也廁而得文王不加病焉生之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

處師弗煩事王不怒王王敬友二虢虢仲而惠慈二蔡

文王子管叔初亦為蔡刑于太姒比去于諸弟詩云刑于寡妻至

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及其即位

也詢于八虞即伯達等八士而咨于二虢入于閔天而謀于

南宮造諏于蔡原而訪于莘尹蔡公原公莘甲尹佚皆周大夫重之以

周召畢榮億寧百神也 億安而柔和萬民故詩曰惠于宗

公神罔時恫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公曰然則教

無益乎對曰胡為文益其質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公

曰奈夫八疾何籩篠僮 昏八者對曰官師之所材也材哉 戚施

直鏢上擊 籩篠蒙 蒙戴玉磬侏儒扶盧緣矛戟之 秘以為 蔽矇

矇脩聲聽專使 審樂聾瞶司火視審使 主火僮昏嚚瘖僬僂官師

所不材也以實裔土裔荒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

能才也因其身体才質裔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

可成濟者就而通利之若川然有原以中浦而後大迎

廿九年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

翟泉魯侯諱盟天子大夫諸侯大夫又違禮盟乎 公侯王子虎違禮下盟故不言公會皆稱人

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

秦小子憇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

罪之也王子虎下盟大夫以瀆大典諸侯大夫上 敵公侯虧禮傷教故貶而稱人諱公與盟 在禮

卿不會公侯爵尊不 敢敵之會伯子男可也大國之卿當 小國之君

卅二年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終城濮 之戰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傳文公卒將殯于曲沃殯

也棺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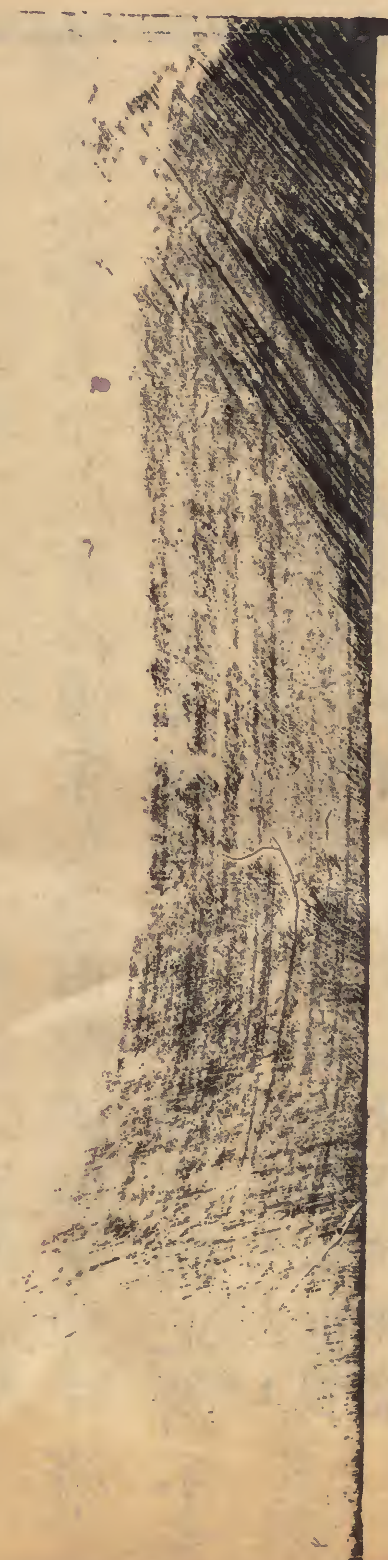
晉 卷之六 公孫

師過軹逸我擊之必大捷焉

偃聞秦密謀因
柩聲以正衆心

卅三夏四月癸巳葬晉文公

子襄公驩立
傳併戰殺



晉襄繼霸

僖公卅年

晉人秦人圍鄭傳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

函陵秦軍汜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

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

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

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用焉許之夜繼而出見

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

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鄭東秦西晉居其間若得
鄭為邊鄙未免越晉難保遠君知

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陪益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

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也使人之往來供其乏困君亦無所

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

之所知也晉君惠公也焦瑕即五城之二邑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

又欲肆其西封也封疆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

唯君圖之闕猶前小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

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

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秦

和整乃還相攻更為亂也吾其還也亦去之秦晉之怨自此始

廿年傳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鎗也

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

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毋乃不可乎師知

所為鄭必知之師既知所欲為勤而無所必有悖心勞

無所得必生悖戾之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

術白乙丙使出師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

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上壽

百廿中壽百年下壽八十合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

手曰拱言其老悖死期將至

曰晉人禦師必於殽即函谷關殽有二陵焉大阜曰陵其南陵夏

后臯桀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谷深委曲兩山相欹

故可以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辟風雨 年 卅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傳入秦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晉秦七十二年之

二國 癸巳葬晉文公 傳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

民天奉我也秦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

必伐秦師樂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 君以

死忘 秦施 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

之為 滑姬 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

為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經 文公未葬故稱

故墨衰 而加經 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四月敗秦師于殽獲百里

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

墨文嬴請三帥 秦穆所妻 曰彼實搆吾二君寡君若得

而 食 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

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

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

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

河則在舟中矣釋左繆以公命贈孟明 欲使還謝 孟明

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繫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

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師素服郊次向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公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曷為夷狄之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冢也上之木拱矣爾曷知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于殽之歛也文王之所辟風雨者也吾將尸爾焉子揖師而行介胃不拜

為其拜如蹲故揖其父于師中

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

怒曰爾曷為哭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君師哭臣之子也

弦高者鄭商也遇之殽矯以鄭伯之命而犒師焉或曰

往矣或曰反矣

軍中之議或以鄭已設備不如還或曰既出當遂往

然而晉人與

姜戎要之殽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

然者上議猶豫留往之頃

文公二年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戰于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

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曠取戈以斬

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

以曠為右

箕之役

僖卅三年

先軫黜

之而立孤鞠居狼曠怒其友曰盍死之曠曰吾未獲死
 所其友曰吾與汝為難曠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
 于明堂明堂祖廟也所以策功死而不義非勇也共
 用之謂勇死國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今死
 義更成無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
 勇宜見退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
 子謂狼曠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阻止也又
 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
 矣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傳先且居且音疽宋公子成

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

之役卿不書為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四人皆卿秦

之故取諸人以尊秦謂之尊崇有德

四年晉侯伐秦傳圍邠新城以報王官之役傳在前

元年晉侯襄伐衛傳晉文公之季年年未諸侯朝晉衛成公

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於諸

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

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晉師圍戚六

月取之獲孫昭子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使
報伐示力我辭之我為衛謝衛人伐晉傳孔達帥師伐
足以拒晉晉君子以為古古者越國而謀

處父之禍箕鄭見殺

文公五年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温而還其妻

問之嬴曰以剛純乎商書曰沈漸潛通剛克高明柔克夫

子壹之其不没乎天為剛德猶不干時四時况在人乎

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剛則

定安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犯人也

國處父如衛反過甯舍于逆旅甯嬴謂其妻曰吾求君子

久矣乃今得之道與之語及山温而還妻曰子得所求

而不從之何其懷也思也曰吾見其貌而欲之聞其言而

而惡之夫貌情之華也言貌之機也機身為情情生成

于中言身之文也言文而發之合而後行離則有釁情合

貌言而後行今陽子之貌濟其言匱非其寔也濟成匱乏也

若中不濟而外強之其卒將復反也反中外易矣異若

外內顛而言反之瀆其信也類善瀆夫言以昭信奉之

如機樞机歷時而發之胡可瀆也今陽子之情譏矣譏

也察以濟蓋也成其容貌直剛而主能恃其不本仁而犯

犯怨之所聚也吾懼未獲其利而及其難是故去之

傳晉趙成子衰欒貞子枝先且居胥臣皆卒六年春蒐于

夷舍二軍僖卅一年蒐清原作五軍使狐射姑將中軍

趙盾佐之陽處父聘衛還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趙衰

之屬也故黨于趙氏為衰之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

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始為國政制事典事之正法

罪法罪辟弼刑獄理淹董逋逃由質要用質要券治舊

濇舊日本秩禮貴賤不續常職修廢出滯淹拔賢既成

受授太傅陽子與太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

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傳狐射姑怨處父之易其班也中

帥易而知其無援于晉也少族九月使狐鞠居殺處父

春秋已書下天 晉卷二 六 乙

書曰晉殺其大夫

稱國以殺

侵官也

君已命帥處父易之故曰侵官

晉狐射姑出奔狄

狐偃子賈季

十一月晉殺狐鞠居射姑奔狄

趙盾使史駢送其帑夷之蒐賈季戮

誅罰皆戮

史駢駢之人

欲盡殺其帑以報焉駢曰不可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

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于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使

送帑是寵任我

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

介因也

損怨益仇

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

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

穀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

也君漏言也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且闇且聾無以

相通射姑殺者也夜姑之殺奈何曰晉將與狄戰使

夜姑為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

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夜姑仁

其不可乎

賢多才仁多慈戰主攻伐不如多才者有權畧

襄公曰諾謂夜姑曰

吾始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姑曰敬諾襄公死處父主

竟境

上事夜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故士造

去聲辟君也

言詭辭而出不以實告人曰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

傳

八年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先都

登之上軍

而使士穀梁益耳

春秋左傳卷之...

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

田于董陰七年晉禦秦于董陰以軍事奪其田董音謹故箕鄭父先都士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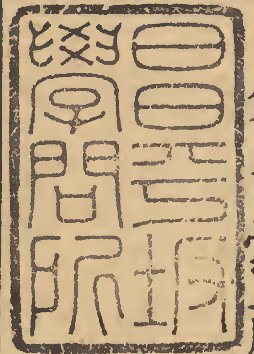
梁益耳蒯得作亂

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傳使賊殺先克箕鄭等所使乙丑晉人

殺先都梁益耳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傳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

父士穀蒯得與先都同罪梁益耳蒯得不書皆非卿



文化庫午

